

遙遠的符號（藝術家自述）

文／鈴木展

畫畫存在於圖像和語言之間。

事實上，畫畫與寫作曾相同。早在我們開始使用我們所謂的語言之前，古人就將天體運動的節奏刻畫在了猛瑪象牙上、洞穴壁上，以及普通石頭的表面。這就是人類發明符號的方式。人類開發了字母和語言來使自己在一個持續未知的世界中得到引導。我們亦通過使用語言來更好地學習並與世界聯繫，而成為了一個成功生存的物種。但是，今日的人是否有能力在時空不斷增長的世界中充抓到新的事物，並僅用我們現有的語言概念指向未來？

我的方法將畫畫解釋為一種另類考古學，它正在與我們世界相對應。我首先通過已存在又無處不在的裂縫滑入這個世界，並將它們解構為點和線。

舉例來說，當穿透樹木到達地面搖擺陽光、瀝青中的碎白線或葉子的彎曲紋理。一個難以理解的數學公式、塗鴉、在皮膚上凸起的靜脈、建築物的輪廓、中國水稻梯田的地形、迴盪在地下道的腳步聲，以及動物的踪跡。唱片上的凹槽、熱帶植物的枝條、汽車前燈引起的殘像、在科幻電影場景中所看到的虛構公司標誌廣告牌、蚊子在太空中飛行的路徑。

我觀看其中的點和線。我從正面與背面看它們。我跟蹤它們。用我的身體。重新組合它們。產生效果。重複。

通過這種方式，我連接解構世界的碎片並產生出新的線條，這些線條成為了連接此處與現在某時某地的電路。在這個電路中既不能傳輸圖像也不能傳輸文字。只有符號可以。我在當下不斷變化的時刻中挖掘出這些符號。我所做的就是在畫畫和書寫間的那黑暗又不斷擴大中的間隙中，發現並獲取那遙遠的閃爍光線符號。

三月 2015
青森當代藝術中心個展 “Signs of Faraway” 撰文